

HUYINCHUANSHUOSHARENSHILJIAN

户隐传说杀人事件

日 本 推 理 小 说 文 库

内田康夫

NEITIAN KANGFU

著

群众出版社

日本推理小说文库

户隐传说杀人事件

(日)内田康夫 著

李重民 译



群众出版社

二〇〇〇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户隐传说杀人事件/(日)内田康夫著;李重民译.
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0.10

(日本推理小说文库)

ISBN 7-5014-2289-3

I. 户… II. ①内…②李… III. 推理小说-
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0697 号

责任印制:连生

户隐传说杀人事件

(日)内田康夫著 李重民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本 13.125 印张 224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2289-3/I·929 定价:20.00 元

印数:0001—5000 册

简 介

本书是日本新锐作家内田康夫的一部充满迷幻色彩的悬念小说。

阿泷出生在日本的一个神职家庭，她年轻美丽富有个性，与子爵的儿子弘智相爱。但战争践踏了他们的爱情。日本宪兵抓走了弘智，轮奸了阿泷……战争结束后，弘智重来故地，阿泷没有了，房子烧毁了，但陷害他们的敌人却一个又一个神秘地死去。当弘智意识到以算卜为生的巫女就是阿泷时，阿泷已与她的守护神消失在天际……

序

没有想到拉动门栓时竟然发出惊人的响声，令男子吓了一跳，好在风声掩去了这一声响，没有惊动房间里的人。

从太阳落山的时候起就起风了。风儿摇动着树林里粗壮的树枝。整座山峦开始呼啸，呼啸声掠过房子的屋顶。

已经到了11月的月底，天空却刮起了在这季节里不可能出现的南风。

据村子里的老人说，现在这个时候刮这样的风，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但愿这不是出事的征兆。

对男子来说，就是靠着这风声，才使他在拉动门栓时没有被人发现。

男子悄无声息地、动作缓慢地将沉重的拉门打开，随即趴下，将面颊紧紧地贴在门廊的地板上，简直就像在闻着地上的气味似的。

他伏卧在地上，悄悄地将拉门合上，确认四周没有动静之后，终于站起身来，朝着他要去的那间房间悄然地移动着。

男子的右脚有些跛。

前年在参加军事演习时，一名新兵的枪走火，

打穿了男子的右股。当时他气得真想将那名新兵一枪打死，现在想起来，正因为那次枪走火，他才得以侥幸离开部队，不用说发牢骚，内心里甚至有些感激涕零。现在实际已经不那么痛，勉强能够奔跑，倘若只是走路，便没有多大的妨碍。

然而，男子在路上走着时故意大步曳着腿让人看。一到季节将要转换的时候，每次在路上遇见熟人，他都要诉说自己的痛苦，诅咒自己身上的不幸。遇到出征士兵的家属，他便会咬着嘴唇说，他也想尽早回到战场，但愿这条腿能够治好。

村子里的年轻男人几乎都应征当兵走了。已经结婚安家的人，只要是年轻健康的，大红喜报（指应征入伍的喜报。——译者注）便会接连不断地送来。

没有被征走的人，也许算是幸运的吧。留在村子里的男人们就像这位男子一样，全都身患残疾。然而，尽管说这是一种幸运，但大红喜报仍不知疲倦地源源不断地送来。

相比之下，可以说，这位男子的“幸运”全仗着他的演技蒙混过关了，这是一种永久性的获得安全的手段。

随着战局的节节失利，“战死”的噩耗频频送达。开始不断地有家庭失去全家的主心骨。男子便主动抚慰寡妇，帮助干些体力活，勤勤恳恳地关照着失去主心骨的人家。

村子里能干体力活的男人越来越少。尽管有着诸多不便，但无论对哪一户人家来说，能干活的男人都被视作珍宝。

作为这位男子来说，原本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，为了生计已经熬费苦心，此刻见惟独自己一人蒙受“幸运”的恩赐，多少总有些畏缩的感觉，因此无疑是更加穷竭心计。

不用说，有的人家有着年轻的寡妇或正值妙龄的姑娘，不管有多大的好感，有年轻的男人进门，尽管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，但可以说社会情势已经容不得人们顾全那样的面子，大家都已经有着一一种默契，淡然处之心照不宣。

男子是否从一开始就怀有不纯洁的感觉，其实就连他自己也不甚了然。反正，他与他去帮忙的那户人家的寡妇发生了那种关系，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，只要有男人和女人，就会出现那样的事，而且还不止一户人家，有三户人家都与他有着那样的关系。

至此，显而易见，这位从来没有受到过女人们青睐的男子便忘乎所以了。他仿佛觉得村子里所有的女人，自己都可以唾手可得任自己泄欲。于是，别人已经用旧的，他便会感到很不满足，希望与未出嫁的年轻姑娘同床共枕的欲望与日俱增。

但是，在将那种欲望付诸于行动的时候，男子却挨了一个很沉重的反手耳光，差一点儿被姑娘的

户隐传说杀人事件

父亲打死，千道歉万道歉，才总算得到对方的宽恕。

挨耳光的风声一传开，以前对他大献殷勤的寡妇们也顾忌着周围的目光，不敢与他接近了。男子对女人饥如似渴，正因为已经尝到过女人的腥味，他的饥饿感便更是难以抵挡。

如此看来，就只有钻狗洞（指深夜男子偷偷地潜入女子家私通。——译者注）了。

男子想道。

钻狗洞之类的风俗早已从这些村落里消失，但男子知道以前有过这样的风俗。

男子决心去试一试。

不过，我盯上了一个强劲的对手——

男子蹑手蹑脚地移动着，感到一阵怯意。

总归要干一下再回去——

他这样给自己壮胆。

然而，在此之前，这位叫“阿泷”的女孩在男子的眼中是一位女神，是男子憧憬的目标。倘若能与阿泷私通，他甚至觉得舍命也值得。

而且，他在心里盘算着，这户人家只有一对被雇来的老年夫妇，叫“桂次郎”，万一喧闹起来，也不会重演上次那种挨耳光的丑态。

天道家祖传是算命的，古称“阴阳师”，在供职于户隐神社的神职世家中独具一格。阿泷是天道

家的独生女儿，自幼起便有着一副神秘的美貌。作为少女，她的美貌不仅在村子里，而且通过参拜者和传道者的口还传播到县外和东京一带。据说阿泷身穿巫女的服装一舞动起来，观众就会看得入神，神思恍惚如痴如醉。

随着长大，阿泷不仅外表，就连她的内质也显示出一种神秘性。听说天道泷能得到灵感做出异常的举止，这是事实，然而却不可能有科学的依据。

这也许只是一种“错乱”？抑或是一种鬼魂附体现象？人们说法不一，但毕竟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。这是因为“户隐”这一地方特有的风俗所致。

阿泷就是一位获得苍天灵感的少女——村民们和信徒们都认定这一点。

但是，阿泷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如此特异的功能，也害怕她身上的那种能力得到增长。

阿泷在十四岁那年的春天小学毕业，以“礼节实习”的名义寄宿在东京一位子爵的家里。子爵是户隐神社虔诚的信徒，与天道家交情颇厚。

三年以后，阿泷返回户隐。那时，子爵家的令郎与阿泷一起走进了天道家。据他们说，令郎是患结核病来这里疗养的，阿泷在照顾他。但是，与天道家关系密切的人却注意到，这两位年轻人好像正处于相恋的关系。

那是前年夏天的事。

此后，天道家便连遭厄运。

户隐传说杀人事件

首先是去年年底，阿泷的父母因患重感冒相继去世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特效药，患者一旦并发肺炎，便无计可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向天界。

接着是今年，昭和 19 年（公元 1944 年）——

随着战局的恶化，学徒征兵（指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征用刚出学校的少年当兵。——译者注）盛行，夏季结束时，子爵的令郎也终于被唤回了东京。

于是，这原本很红火的天道家，现在就只剩下快十九岁的阿泷和年过六十的老年夫妇三人。

对男子来说，没有任何值得他感到害怕的东西。倘若要说有，那便是阿泷本身。

面对着阿泷时，自己的胆量会不会萎缩？男子对此没有自信。

在男子的眼里，阿泷是高高在上，可望而不可及的。

天道家起源于室町时代（一般是指公元 1392 年至 1573 年的一百八十年间。——译者注），具有悠长的历史，是倍受人们敬畏的神职世家。与此相反，男子只是一介微不足道的农家犬子。他虽然天生头脑机敏，上学时还担任过班长，多少受到人们的注目，但学校毕业以后，就只是一个农民的犬子而已。无论怎样逞能，也与她门不当户不对。

假如社会处于稳定和平的状态，不管如何，他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做出如此勾当，将无处排泄

的欲望付诸于行动。

然而，现在，世道变了。

如今这个时代，是能够将奢望变成现实的时代。只要能够成全美事，别说杀头，说不定还能将继承天道家世袭地位的独生女儿娶来当妻。

色与欲在男子的体内沸腾着，令男子胆大妄为，甚至连性命也不顾。

因为每年年底都要去阿泷家大扫除，所以他熟知阿泷起居的房间。在走廊的拐弯处开头的两扇隔扇，就是阿泷房间的入口处。

眼看就要探摸到那个拐角的时候，男子感到阿泷好像要出来，他慌忙将身体躲在一个大橱柜的背后。

隔扇一打开，淡淡的光亮便将阿泷的身影洒落在走廊里。阿泷将持有烛台的右手向前探照着，将脚踏到走廊里。

一看见阿泷的身影，男子险些儿惊讶出声。

阿泷一副巫女跳舞时的打扮，上身穿着白色的衣服，下着红色裤裙。在烛台那晃动着的光亮下，她的面庞微微发白，嘴唇鲜红，仿佛涂过红色。

男子心想，在这夜深人静之时，她究竟是要什么名堂？同时，面对阿泷的妖冶，他仿佛觉得自己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人。一合上隔扇，在黑暗中浮现出来的阿泷的面容，便显得更加诡秘。

阿泷悄悄拉开走廊对侧储藏室的大拉门。储藏

室里乱七八糟地堆着祭祀用的各种道具。阿泷将手伸向放置在右端的大箱子上，大箱子上扎着一根十字型的绳子。而且，阿泷竟然很轻巧地将大箱子歪了起来。

那个箱子因为涂着黑色的油漆，外表看上去显得很沉重，所以男子颇感意外。

阿泷将箱子放在走廊里，又回到储藏室内。

男子猜不透她在干什么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阿泷走进储藏室内，便反手关上了拉门。

走廊里又恢复原来那般的黑暗。在黑暗中看得见储藏室里泄出的微光，但不久便猝然消失。

男子屏着气，一动不动地站立着。他还以为阿泷随即就会从储藏室里出来。他当然会这么想。

但是，阿泷没有出来。

过了五分钟、十分钟，男子依然一动不动。

这时，男子仿佛觉得自己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好像不是桂次郎夫妇的说话声。那种感觉，就像从地底下传来的、勉强克制住喘息的、轻轻的然而却是年轻而有生气的声音。

那是阿泷的声音。

男子心想。

但是，她在干什么，和谁在说话？

男子稍稍显得大胆，快步靠近储藏室的门前，将耳朵贴在拉门上，全神贯注地聆听着。

这次，他清晰地听得见阿泷的笑声，其中还混

杂着尽管很轻却显然不是阿泷的声音。

男子偷偷拉开拉门，将身子移进储藏室里。

虽然没有发现阿泷的身影，声音却听得更加清楚。阿泷那娇嗔的声音呼唤着：“智弘君！”

是他！

男子感到全身的血都直往上涌，一直涌向头部。

记得子爵令郎的名字的确是叫“立花智弘”。男子受雇去阿泷家打扫院子等时候，多次看见令郎在屋檐底下的廊子里走过，因此他认得他的脸。

那是一位光凭外表就能看出曾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青年，长着一张白皙的瓜子脸。阿泷始终在追求着令郎，丝毫也没有顾忌到他人的目光。

对他们来说，无疑是没有将这位半夜里偷偷摸进阿泷家门的男子放在眼里。但是，从男子的角度来看，就并非如此。阿泷是他心目中的女神，竟然会被东京来的、外表懦弱的青年夺走，他感到一阵难以容忍的屈辱和嫉妒。

那位子爵的令郎与阿泷一起在储藏室里媾合着。这个储藏室恐怕被他们当作了隐居的地点。

臭屎！

男子在心里愤愤地想道。这时，他忽然发现，令郎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。

对了！这家伙不是应该张贴大红喜报了吗？

男子顿感狼狈。

这么说，在里面的不是他，而是别人？畜生！那人到底是谁？……

男子下意识地探摸着板壁。这板壁应该是可以打开的，板壁上应该设有木栓。

稍稍用力，板壁极其轻微地颤动了一下，正面的整块板壁便会向左侧滑动。

于是，男子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板壁。强烈的亮光猝然从板壁和壁柱之间撞入他的眼睛里。

男子的眼睛片刻后才习惯了里面射来的光亮。紧接着，男子看见那里正在出现一副令他瞠目的、奇妙而妖冶的情景。

这地方论叠数也许只有三叠大。然而，这幢基本上每天都可以见到的房子里，却竟然会隐匿着一间如此大小的暗室。这令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怎样才能使外观不留任何痕迹、里面却保留着如此大小的空间呢？男子颇感惊奇。

一对男女头部朝里相互纠合在一起。地上铺着厚厚的绸缎被褥，男人仰天躺在被褥上，女人伏趴在他的身上。火红的裙裤被随手扔在女人的脚边。两人盖着洁白的衣裳，但看见两人从衣裳下伸出的手脚和透过衣裳凸显出来的女人的后背，便知两人都赤身裸体着。

毫无疑问，那个女人就是阿泷，男人便是子爵的令郎。而且，阿泷横跨在令郎的身上，明显发出

欢快的呻吟。

不久，令郎探起身子，将双臂穿过阿泷的双肘，疯狂地将阿泷紧紧搂在胸前。盖在两人身上的衣裳从肩膀上滑落下来，几乎全身都暴露在亮光里。

这天，是一个温煦的日子，南风停止以后，整整一天都处在无风的状态里。

桂次郎夫妇一整天都在打扫着飘落在院子里的枯叶和小枝条。

“要我帮什么忙吗？”

立花说道。

不料，桂次郎瞪起眼睛，一副毅然拒绝的模样。

“即使在走廊里走走也不行！你给我进去！”

“没关系的，不会有人看见的。”

立花笑着说道。他真的这么想，何况他也想开个玩笑与老人逗逗乐。

立花在这里隐居正好已经有三个月。他渐渐地习惯了平静的生活，随之也开始放松了警惕。他觉得，官吏的目光根本就不可能注意到这样的穷山僻壤里。惟独一次，长野市的警察派来几名巡查，在屋子里外到处检查了一遍，但还是没有注意到那间暗室。而且，自从那次警察检查以后，也已经过了有两个月。

他心想，部队和宪兵肯定都已经将他忘记了。

“智弘君，你不能待在那里！”

立花的背后，响起阿泷那严厉得令人生惧的声音。

“呀！我害怕。”

立花耸缩着肩膀，故意做出一副畏惧的模样。回头一看，阿泷真的一副可怕的表情睨视着立花。但是，这不是在表示她的愤怒，而是如实地流露出她自己的恐怖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我明白了呀！”

立花露出惊恐的模样，退回铺有草席的房间里。

阿泷急忙关上拉门，跪坐着挪到立花的面前。

“我这样为你担心，你为什么不懂呢！”

她已经泪流满面。阿泷的感情起伏很激烈，欢喜和哀叹的落差很鲜明。

“你用不着如此担心呀！我自己会掌握分寸的！”

“你倘若知道，就不要去廊子里，太可怕了！”

“我明白呀！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不出去就是了。不过，你是真的在担心啊！”

立花笑了，但阿泷一笑也不笑，久久地盯视着立花的脸，忽然将上身向前扑去。

“危险啊！……”

立花盘腿坐着，他一把接住阿泷的身体，将她横抱着放在腿上。

阿泷用双手吊着立花的脖子，将脸贴着他的脸无声地哽咽着。即便立花问她为什么如此伤心，她也只是一个劲地流着眼泪，缄然无语。

阿泷平时变化多端，但如此哀伤却很少见。

“唉，你为什么事感到伤心？说给我听听呀！你不说，我能知道吗？”

立花像安慰幼儿似地窥视着阿泷的脸，急切地问道。

“你一走，我就完了……”

阿泷断断续续地说道。她一边说着，眼泪又止不住地直往外涌。

“我走？我能去哪里？我会走到哪里去？”

立花轻轻地摇晃着阿泷那柔软的身体，用温和的语气问道。

随着立花的摇动，阿泷不断地挣扎着。好像这样的摇动，是在传递着一种莫测的恐怖。

立花知道阿泷有着一种无法言传的畏惧情绪。一股难以忍受的怜悯之情，油然而涌上立花的胸头，立花将阿泷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“我哪里也不去呀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”

但是，阿泷仿佛有着另一种与爱情截然不同的担忧，尽管立花在不断地安慰着她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宁可说阿泷越来越沉溺在深深的忧虑里不能自拔。

显然，阿泷是有着某种预感而感到害怕。